

高寶書版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  
誰見幽人獨往來？  
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  
揀盡寒枝不肯棲，  
寂寞沙洲冷。

# 缺月梧桐

卷十四◆無間江湖

【最終卷】

缺月◎著



# 魏国书局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 缺月梧桐

卷十四◆無間江湖

【最終卷】

缺月◎著

 高寶書版集團

戲非戲 DN095

## 缺月梧桐 卷十四：無間江湖

---

作者：缺月

編輯：顏少鵬

出版者：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Global Group Holdings, Ltd.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88號3樓

網址：gobooks.com.tw

電話：(02) 27992788

E-mail：readers@gobooks.com.tw（讀者服務部）  
pr@gobooks.com.tw（公關諮詢部）

電傳：出版部(02) 27990909 行銷部 (02) 27993088

郵政劃撥：19394552

戶名：英屬維京群島商高寶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發行：希代多媒體書版股份有限公司/Printed in Taiwan

初版日期：2010年02月

◎凡本著作任何圖片、文字及其他內容，未經本公司同意授權者，均不得擅自重製、仿製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如一經查獲，必定追究到底，絕不寬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缺月梧桐. 卷十四：無間江湖月 / 缺月著. --  
初版. -- 臺北市：  
高寶國際出版：希代多媒體發行，2010.02  
面；公分. -- (戲非戲；DN095)

ISBN 978-986-185-415-1 (平裝)

857.7

99000947

• 目 錄 •

第一三六章	多情偏是挫英雄	141
第一三五章	單槍匹馬入重圍	113
第一三十四章	血染劍花映空城	93
第一三三章	壯士悲歌易水秋	69
第一三二章	干戈半渡千重浪	40
第一三一章	置之死地而後生	5

• 目 錄 •

---

尾聲	第一四〇章 遙想風流第一人	第一三九章 升沉不改故友情	第一三十八章 地雷震動肝膽摧	第一三七章 蜂蠆有毒豈可輕
282	256	230	197	169



# 梧桐

## 第一三一章 置之死地而後生

一刀切戰戰兢兢的對陶大偉說出了自己的殘疾，但幸運的是陶大偉並沒有馬上拒絕他，而是讓他施展幾招刀法後，要他去後面廂房等候通知。

一進入廂房，一刀切一愣，原來屋裡已有不少人了，但仔細打量了這些人之後，他又是一愣，因為這些人幾乎人人比他還不如！

屋裡三教九流什麼人都有。有滿臉橫肉的流氓，但從那扎眼的紋身上下臃腫而非結實的胳膊上，一刀切一眼就看出這人除了恐嚇良民外恐怕沒什麼其他本事；也有斜睨著眼睛看人的俠少，但從他頭上誇張的頭箍和腰間模仿慕容秋水所佩帶的黑色劣質長刀，一刀切知道這傢伙根本就是將來的流氓，因為他只知道附庸江湖「風雅」，卻不知道在江湖裡混不是靠寫在臉上的囂張和使用貌似兵刃就玩得開的；更有一個臉色煞白的年輕人，從那稚嫩的臉色、綴著補丁的衣服和背手在屋裡不斷踱步的樣子，一刀切只能說這小夥子想必是小門派出身的，在建康武林無法立足，沒法子才來做這賣命的勾當；更有甚者，一刀切居然看到了兩個明顯沒練過武藝的人在桌子邊坐著。

一刀切大模大樣的坐在這兩人身邊，信手拿起桌子上的水果就吃，這一刻他無比放

# 缺月

【卷十四 無間江湖】

鬆，儘管有著在江湖裡致命的殘疾，但他好歹曾經是個高手，在這群人裡他又找回了鶴立雞群的感覺。

「我覺得你挺眼熟的。」一刀切心情大好的朝旁邊那年輕人搭話。

「哈，我也一樣。」那年輕人笑道。

看了一會兒，一刀切猛然張大了嘴巴，驚叫道：「你不是張川秀店裡的夥計小李嗎？你來這裡幹什麼？」

這話卻讓小李臉色一沉，他握緊拳頭、曲起手臂，用另外一隻手指著凸起的肌肉說道：「自然是要殺敵咯。」

「肯定是王大立那人教唆你的吧？」一刀切此刻彷彿忘了自己也是個江湖次級品，用過來人的姿態勸道：「你又不會武功，何苦來這裡湊熱鬧？這可是賣命的活兒！」

「呸，你不是個賣豬肉的嗎？」小李叫了起來：「我打架可厲害了，一個可以打三個，我手腳俐落，又年輕有力……」

誰沒年輕過，一刀切根本就沒認真聽小李的豪言壯語，他問道：「你也是爲了銀子來的吧？你掌櫃知道嗎？老張那人肯定不會讓你來的。」

「掌櫃不知道，但他也不是我爹娘啊！唉，咱也不能一輩子當個跑堂的啊！幹得再好最多日後自己出去開個小飯館，有啥出息？富貴險中求……」小李心情激動，說起話滔滔不絕，中間連換個氣的空都不需要。



# 梧桐

【卷十四 無間江湖】

一刀切搖著頭，嘆道：「你他媽的知道你要面對什麼嗎？」

「你懂？」小李勃然大怒，「你不就是個賣豬肉的嗎？」

就在這時，那個一身刺青的流氓突然一躍而起衝到窗戶邊，還朝後面揮手道：「正主回來了！快來看！」

一刀切湊過去一看，原來是王天逸回來了。領著四個手下的王天逸走在最前面，沒有穿他平常天天穿的錦袍長衫，而是扮了一身走卒的打扮：穿著短衫草鞋，腰裡繫著一條麻繩，上面斜插的不是短劍，而是一把歪頭小鏟子，頭上戴了一頂大斗笠，遮住了大半張臉，但他臉上的膏藥還是相當醒目，哪裡也看不出這人曾經是在建康叱吒風雲的一個角色，倒像一個落魄的花農。

加上後面的四個手下，一起走在路上，不是一群高手，而是一群花農。

「錦袍隊看來也不行了啊！」他們這身打扮使得屋裡這群壯志凌雲的年輕人頗感失望，有人小聲說道。

但一刀切卻對身邊說這話的人不滿的瞪了一眼，然後又目不轉睛的打量這幾個匆匆行過的高手，心臟跳動突然變快了。

他是獨眼龍，但不是瞎子，曾經在江湖打過滾的他一眼就看到了王天逸褲腳邊那些褐色斑點。不會錯的，那是血跡，鮮血飛濺到褲子上就是這個樣子。

剛才從崑崙派逃出來的嗅花虎自然不會去殺豬宰雞，那麼這是……

# 缺月

【卷十四 無間江湖】

這一刻一刀切的鼻腔裡好像突然充盈了帶著腥味的涼意，江湖的氣息。久違了！一刀切咬緊了牙。

「帶回來了？」廳堂裡的陶大偉笑著迎上來，又轉身替王天逸倒茶，「還順利吧？」

王天逸沒有回答，卻用黑色眼珠瞥了跟在最後的兩人，那兩人的身體立刻抖得如風中的樹葉。

他從崑崙派死裡逃生後，第一步就是收集手下，重建戰力。

當然，他手裡除了陶大偉這兩個副手外，並沒有其他的夜鶯——他們早就回揚州參戰了，其主力還是王天逸所帶出來的那支隊伍。

至於胡不斬、秦盾、趙爵易等錦袍隊中堅分子，大部分早被王天逸在婚宴之前以各種理由調出去，作為儲備的戰力。

這群人還是忠於長樂幫的，因此在王天逸被崑崙派軟禁的時候，金相士他們早就把他們聚集了起來。

但因為秦明月猝逝，盤踞建康的崑崙派一夜之間從同盟的友軍變成了可怕的敵人，王天逸的職責也從情報搜集變成了殺敵攻堅，就那麼點人手的他急於擴大實力。

沒有秦明月，王天逸根本不擔心自己招兵買馬的舉措會被建康的崑崙派發現；就算

# 梧桐

【卷十四 無間江湖】

是秦明月還在的時候，也是得靠自己給他提供情報呢！因此崑崙派現在可說瞎了眼，身爲地頭蛇的王天逸行動可以說是肆無忌憚。

但人並不好找，高手太難到手了。

在江湖裡，高手和富貴是劃上等號的，富人比平常人更愛惜自己的性命，也更有能力對環境變化做出調整，起碼逃命的本錢是充裕的。

現在建康長樂幫被剷除殆盡，活下來的高手和幫裡關係深厚的就返回了揚州——賣命也要賣對地方，在被占領的地盤上以一敵百是好漢，但卻是個大笨蛋。如果只是賣藝賣才的人，則連揚州都不回，直接搬家去了別的地方——反正他們有的是本事，在哪裡都不怕找不到人雇傭。

就算還留在建康的高手，要麼找不到人，人家避而不見；要麼就百般推辭，君子不立危牆之下。

王天逸只能退而求其次，下令原錦袍隊隊員必須歸隊參戰。

秦盾這種第一代隊員自然沒問題，爲難的是新隊員，他們初入江湖，有的連血都沒見過，遇到幫派大戰這種大事，早嚇得屁股尿流了，雖然有幾個秉持富貴險中求的狼角色主動求戰，但大部分還是樹倒猢猻散了。

今天王天逸就是領著秦盾、羅蒙親自去找崑崙出身的三個隊員。

# 缺月

【卷十四 無間江湖】

路上，王天逸問明了這三個人的基本情況，知道這三人都是新近招入錦袍隊的，在婚禮那晚倖存下來，但都嚇破膽了；秦盾和他們談過幾次，但他們堅決不要淌建康這場渾水，三個人正準備結伴離開建康回故鄉。

「他們武藝如何？」走在前面的王天逸微微扭頭問道。

「都很好……」秦盾趕緊跟上一步解釋道：「所以我想挽留他們，但是……」

「鐵了心要走？」王天逸一聲冷笑。

看著斗笠下那一閃而逝的寒光，秦盾沒來由的打了個哆嗦，猶豫了一下，點頭說是。

「誰武藝最差？」王天逸問了個有點奇怪的問題。

秦盾說了名字，但王天逸不耐煩的揮手，「我不認識！等一會見了，你告訴我是誰就行了。」

三個正收拾行李的年輕人看到司禮突然到來，全傻眼了。

「這是幹什麼呢？」王天逸站在屋子當中，摘下斗笠，露出那張蓋滿膏藥的臉，看起來有些好笑，但誰也沒笑，因為王天逸身上那種不祥、恐怖的氣息已經壓倒了他們，誰還能笑？

儘管三人已經下定決心保命要緊，準備不惜一切脫離長樂幫而離開建康，但面對這

# 梧桐

【卷十四 無間江湖】

位往日的上司，還是不由自主的扔下手裡的衣服，面對他垂手低頭站好。

「說啊！」王天逸還是冷笑，「你們想幹什麼去啊？」

「我們……我們……」站在最前面的年輕人頭上的汗珠立刻就密密麻麻的沁出來了。

秦盾上前一步，說道：「現在司禮回來了，我們錦袍隊又再次有了主心骨。司禮已經說了，現在正是長樂幫生死存亡的關鍵，在這種關頭絕不會虧待了任何一個同伴弟兄，凡參戰的人都會有豐厚的報酬，除了幫裡既定的獎賞，還有咱們錦袍隊自己多兩倍的參戰賞金。三位，不要再多想了，趕緊隨我們回去吧，大家都等著你們呢！」

「是嗎？多謝了。」滿頭冷汗的年輕人操著僵硬的舌頭回了一句，但猶豫了片刻還是支支吾吾的推辭：「可是……我們……那個……這個……實在……我們也不想……還是……」

「嗯？」王天逸一瞪眼，他立刻閉嘴了，使勁往下低著頭，最後面個子高的那個年輕人張開咬了許久的嘴唇，站出來說道：「司禮，我們對不起您，但現在這個情況我們也沒法子，我們武藝低微，幫不上什麼忙的……」中間那個矮個子的一邊看著王天逸越來越凶狠的臉色，不禁流著冷汗拉了拉他袖子，要他別說了，但他猶豫了一下，還是掙扎著說完：「我們這個叫辭職吧！請您原諒我們！」

「哪個？」王天逸沒有理他，微微別過了頭。

# 缺月

【卷十四 無間江湖】

後面的秦盾伸頭到他耳邊，小聲說道：「中間稍矮的那個。」

王天逸打量了站在中間的那個人，他其實和其他兩人沒什麼兩樣，一樣的緊張，一樣的不敢開口。

「你居然敢叛幫？」王天逸猛然一聲低吼。

三人同時一愣，一起打了個哆嗦，六隻眼睛滿是驚恐，不約而同抬起頭看向王天逸。

王天逸豹子般跨前一步，殺進三人中間，一拳砸在了中間矮個子的臉上。

在慘叫聲中，矮個子立刻仰頭望天朝後摔去，但王天逸左手快和閃電，一把抄住他的髮髻，牢牢拽住了他的頭髮，對著他肚子狠狠一腳踹過去。

頭髮被拉住，這一腳立刻讓朝後仰倒變成朝前凌空撲倒。

他兩腿離地朝後方飛去，「砰」一聲，腳後跟撞上了床下的木板。

王天逸好像憑空扯著一個巨大的麻袋，順勢往下用力一攢，「咚」的一聲悶響，這人立刻被實實在在的砸在地上。

瞬間就奄奄一息，血甚至濺到了王天逸的褲腳上。

看著腳下那人正在不停抽搐，王天逸慢慢立直身體，微微抬頭掃視旁邊那兩個傢伙，他們已經面無人色，渾身都如篩糠一般了。

「叛幫是死罪！」王天逸咬著牙冷笑，「秦盾，去查查他家裡還有什麼人，過幾天

# 梧桐

【卷十四 無間江湖】

去信給劉遠思先生，讓他處理！」

「是。」秦盾心裡嘆了口氣，嘴裡卻還是恭敬而迅捷的回答。

「你們兩個是受他蠱惑？還是他的同黨？」王天逸猛然扭頭大吼一聲。

「啊？」在受傷的同伴面前，兩人哪裡還有剛才拒絕王天逸的膽量，互相看了一眼，最前面那人臉色白得像張紙，他抖了好久，突然跪下一把抱住了王天逸的腳，大叫：「司禮饒命，我願意回幫效死！」

最倔強甚至敢反駁王天逸的高個子，也低了頭慢慢跪下，口稱：「我錯了，請您寬恕！」

頃刻間，三個剛剛還站著跟他講話的年輕人全部低得不及他的膝蓋高，王天逸滿意的笑了笑，接著他從腰裡抽出那把花鏢，遞到了跪著的二人面前，下了一道命令，語調冷酷直讓人發抖。

如果世間有魔鬼的話，那麼這二人肯定相信那天那個時候，他們聽見的那個聲音一定是魔鬼所發出的。

王天逸命令道：「那你們就地處決這個叛徒吧，馬上！」

要是以往，也許這三個人都會被王天逸在盛怒之下殺死，但現在情形不同，他太需要人手了。

所以他只殺了那個武藝最差的人，來給「猴子們」看。儘管這隻老實的「雞」比起



# 缺月

【卷十四 無間江湖】

敢頂撞他的「猴子們」更不該死，但「雞」沒有「猴子」有用！

領回了兩隻嚇破膽而且滿手都是同伴「雞血」的「猴子」，回到臨時據點的王天逸，第一件事就是命人抬出一箱子的銀兩，開始發放「買酒錢」。

一刀切什麼都沒幹就分到了一錠元寶，但他絕對不認為這只是一場走了好運的夢，他在心裡不停念叨：「這才是我應得的！這才是我的生活！」

想著這個，他不禁扭頭打量站在他身邊的兩個年輕人，剛才這兩個人是跟著王天逸進來，看起來武藝都很好，肯定是王天逸的手下，他們懷裡所抱的銀兩是一刀切的幾倍，乃至十幾倍。

一刀切突然興起了一股莫名其妙的酸意，「憑什麼！就因為老天爺要老子嗎？」但他沒注意到那兩個人一臉的惶恐和不安，彷彿懷裡正揣著一隻豎滿針刺的刺蝟。

「你們兩個，從現在開始跟著秦盾，負責召回同伴，若有不從者，按今天你們所做的來辦！」王天逸斜睨著他們，在給了他們巨額的賞金後，發出第二道命令。

「是！屬下遵命！」因為恐懼而接受、執行了第一道命令的他們，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在懷抱銀兩的情況下拒絕第二道命令，以及後續的任何命令。

王天逸不僅缺人而且缺銀子！

# 梧桐

【卷十四 無間江湖】

他不是沒有「私房錢」，他的銀子對一般人來講，可以算得上是個大富翁了，但對於要組織成員和崑崙、武當這種門派戰爭來說，仍然是杯水車薪。

幸好，劉三爺給了王天逸不少銀子，稍微讓他應了急。

劉三爺是站在王天逸這邊的，因為他不能不站在王天逸這邊。

在秦明月死後第二天，劉三爺就聽說了這個消息，短暫興奮之後又落落寡歡起來。

對於如虎似狼的手下而言，秦明月並非只是統領他們那麼簡單，好比漁夫在魚鷹脖子上套上草籬，防止魚鷹自己吃下太多的魚一樣，秦明月還要遏止手下的過度貪婪。

你要是去偷去搶，你大可燒光搶光，但如果這是你自己的家，你會謹慎的選擇哪些是用來賣掉，哪些則要用來繼續生產以換取錢財，秦明月就是這樣一個把建康地盤看做自己私產的人。

他禁止涸澤而漁。

但現在他不在了，誰知道謀殺他而繼位的人有沒有他那種能夠控制並永遠占領建康的信心和勇氣？如果沒有，建康不過是他們的獵場而已，那麼虎狼們就要大開殺戒，全力填飽自己肚子。

果然第二天，桂鳳的手下就送來一封請柬，邀請劉三爺赴宴。

劉三爺推辭不去，誰都怕鴻門宴。

但是他卻把早已打包整理好的產業帳簿、地契委託這個信使帶回去。